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6.011

“医疗”与“医疗书写”辨析

刘怀荣¹,梁志贤²

(1.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2.石家庄市政协机关,石家庄 050011)

摘要:近年来,文学中的“医疗书写”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但学者们对相关概念尚未达成共识。就“医”“疗”的本义和早期用例而言,由这两个字组合而成的“医疗”,其内涵主要指“治疗”。通过考察中国古代对医者的职责分工和典籍所见“医疗”内涵,同时结合现代学者的相关研究,或可更好地把握“医疗”的具体含义,并在中医药养生史的背景下对“医疗书写”予以重新审视。

关键词:文学;医疗;医疗机构;医疗书写;医疗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6-0083-06

中医药养生学与中国古典文学虽然分属两种不同的学科门类,但因共同围绕“人”这一主体展开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有不少文人不仅略通医道,也有自己独到的医药养生心得。他们在文学作品中提到的有关医药养生的内容,即是所说的“医疗书写”。梳理中国古代“医疗”内涵,并结合现代学者的研究,厘清“医疗”与“医疗书写”的内涵,不仅对古代文学中“医疗书写”的研究有所裨益,也有助于拓宽古代文学的研究疆域。

一、“医”“疗”的古文字学考察

“医疗书写”自然与“医疗”相关,但在早期文献中,“医”与“疗”多单独出现,且含义不尽相同,“医疗”一词则并不常见。同时中国古代的“医疗”与现当代所说的“医疗”也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二者之间实有诸多不同。所以讨论“医疗书写”,确认文学作品中哪些内容属于“医疗书写”,首先有必要对中医药养生学的“医疗”概念作出辨析。本文拟从文字学角度入手,结合古典文献相关材料,考察“医”“疗”及“医疗”在中国古代的基本含义。

首先来看“医”的含义。《说文解字·西部》“医”字条曰:

醫,治病工也。段,恶姿也。醫之性

然,得酒而使,故从酉。王育说。一曰
段,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周礼》有醫
酒。古者巫彭初作醫。^{[1]750}

许慎的解释传达的信息非常丰富。“治病工”即“治疗疾病的人”。“醫”由“段”与“酉”组成,《说文解字》以“击中声也”^{[1]119}释“段”。“段”由“医”与“殳”组成。《说文解字》:“医,臧弓弩矢器也。”段玉裁注:“臧各本作盛。今依《广韵》。此器可隐藏兵器也。”^{[1]635}就是说,“医”是收存、隐藏“弓弩矢”的容器。《说文解字》:“殳,以杖殊人也。《周礼》:‘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建于兵车,旅贲以先驱。’”段玉裁注:“云杖者,殳用积竹而无刃。《毛传》:‘殳长丈二而无刃’是也。殊,断也。‘以杖殊人’者,谓以杖隔远之。《释名》:‘殳,殊也。有所撞挫于车上,使殊离也。’”^{[1]118-119}按《周礼》之说,“殳”是用积竹制作,有八棱,“长丈二尺”且无刃的兵器。《诗·卫风·伯兮》有:“伯也执殳,为王前驱。”^{[2]116}“旅贲以先驱”与“为王前驱”可互释。所谓“以杖殊人”,当指“先驱”者用“殳”这种武器打击靠近的敌人将之驱离。“击中声也”当与被“弓弩矢”或“殳”等武器击中有关,与王育“病声”的解释一致,是从听觉而言;“段,恶姿也”,则侧重视觉,指被击中者的病态。

医,繁体又作“醫”,从段、巫。反映了古代用

收稿日期:2024-09-20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福建古代地方总志的涉医文学整理与研究”(FJ2021B090)

作者简介:刘怀荣(1965—),男,山西岚县人,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志贤(1998—),女,河北石家庄人,文学硕士,石家庄市政协机关工作人员。

巫术治病的历史。《国语·晋语八》曰：“上鑿鑿国，其次疾人，固鑿官也。”^{[3]441}即高明的医生可除患祛弊，治国安邦，其次才是医治病人。《广雅·释诂四》：“醫，巫也。”王念孙疏证：“巫与醫皆所以除疾，故醫字或从巫作鑿。”^{[4]316}巫与醫都有治病的职责，因此“醫”字也从“巫”作“鑿”。清俞樾《群经平议·孟子一》：“是巫、醫古得通称，盖醫之先亦巫也。”^{[5]950}巫和醫之所以通称，是因为醫的前身为巫。

“醫”字下面的“酉”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醫者多爱酒也。”^{[1]750}王筠《说文句读》则认为，“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之“使”，与“君臣佐使”之“使”含义相同，原因在于“酒所以治病者，药非酒不散也”^{[6]2156}，即酒可发散药性，增强疗效。这与前引《说文解字》“《周礼》有醫酒”可相互证明。酒的这种治疗作用，在古代医学典籍中多有记载。《素问·玉版论要篇》曰：“容色见上下左右，各在其要。其色见浅者，汤液主治，十日已；其见深者，必齐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见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7]82}讲到通过观察人的容貌神色来判断病的严重程度，如果人的容貌神色显现得很深，就要用醪酒来治病，且百日之后才会痊愈。后世也有以酒治病的具体事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济北王患病，淳于意为他治病，“即为药酒，尽三石，病已”^{[8]3390}；蓄川王的美人难产，淳于意开药之后使其“以酒饮之”^{[8]3392}，美人得以顺利生产。这些都说明酒在医生治病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酒自然也就与医生、医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古者巫彭初作医”，反映的是上古时代巫医合一的现象。早期巫医不分，巫兼任治病之职。《逸周书·大聚解》提道：“卿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蓄五味以备百草。”^{[9]423}黄怀信、张懋榕、田旭东汇校：“王念孙云：‘蓄五味以备百草’当作‘蓄百草以备五味’（百草与百药对文）。今本百草与五味互易，则意不可通。朱右曾从王念孙说改‘蓄百草以备五味’。”^{[9]423}巫医要准备各种药物来应对疾病，收集草药以备全五味，这说明巫医虽以巫术为主要的治疗方式，但也兼掌医药。《公羊传·隐公四年》何休注：“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10]43}《论语·子路》也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邢昺疏：“巫主接神除邪，医主疗病。”^{[11]179}实际上，巫在早期亦主疗病，当巫医分流之后，“接神除邪”在较长的时间里依

然是疗病的重要方法之一。

《说文解字》曰：“疗，治也。”段玉裁注：“《周礼》注云：‘止病曰疗。’”^{[1]352}意思比较明确，“疗”就是治疗疾病，使人生病的这种状态中止。结合“醫”与“疗”的含义来看，“医疗”字面上的意思应该是“对疾病的治疗”。唐代慧琳所著《一切经音义》卷六收录了“医療”：“上于基反，下力召反。变体时用字也。《说文》：‘正体从乐作疗，训释与下同。’郑玄注《周礼》云：‘止病曰疗。’杜注《左传》云：‘療，治也。’《古今正字》：‘治病也。从广（女厄反）療（力召反）声也。’”^{[12]610}对“医疗”一词的解释，偏向于“疗”的本意，也就是治疗的意思。

“医疗”的“治疗”之义在古代典籍中也有体现。在古代典籍中，“医疗”常与疾病一同出现，表示对疾病的“治疗”。《黄帝内经太素》卷六《五藏命分》提到：“医疗之道，先识五藏气之虚实，及知虚实所生之病，然后命乎针药，谨而调之。”^{[13]142}对医疗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即找到病原、开出药方，进行调理。所谓“医疗之道”，在这里实际上就是治疗疾病的过程。《三国志·蜀书·张嶷传》：“（张嶷）得疾病困笃，家素贫匮。广汉太守蜀郡何祗，名为通厚，嶷宿与疏阔，乃自舆诣祗，托以治疾。祗倾财医疗，数年除愈。”^{[14]1051}张嶷生病后受到何祗的帮助，何祗全力为张嶷治疗，数年之后张嶷才得以痊愈。《高僧传·晋邺中竺佛图澄传》：“时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为医疗，应时疗损。”^{[15]346}汤用彤校注：“《弘教》本、金陵本、‘療’作‘瘳’。”瘳(chōu)，意为病愈。^{[15]358}高僧图澄为那些患有经久难治之疾的病人进行治疗，都能很快治愈或失之减轻。汤校是也。《魏书·高肇传》：“皇子昌薨，金谓王显失于医疗，承肇意旨。”^{[16]1830}北魏宣武帝元恪嫡长子元昌去世，众人受高肇指使，指责王显没有尽到医治的责任。此外，如《后汉书·费长房传》“医疗众病”^{[17]2744}、《弘赞法华传·释法喜》“强加医疗，终无进服”^{[18]363}、《旧唐书·李敬玄传》“敬玄累表称疾，乞还医疗”^{[19]2755}等，其中的“医疗”一词都是“医治疾病”的意思。

总之，“医”本指能够治疗被兵器损伤的人，且与“酒”“巫”关系密切。而“疗”的字义较为简单，即“治疗”。通过梳理“医”与“疗”的字义，我们可以得出“医疗”的大体内涵，即与巫术并行，或以酒为佐，对伤者或病者进行救治。

二、中国古代医疗机构与典籍中的“医疗”

“医疗”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在许多方面都留下了可供探查的痕迹。除了从文字学角度入手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古代对医者的分类和典籍所见医疗内涵入手，对“医疗”作进一步分析。

首先谈谈古代对医者的分类。《周礼·天官·冢宰下》将医者分为“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五类。此处暂且不论“兽医”，有关其他四类医者的职责分工，《冢宰下》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贾公彦疏：“医师者，众医之长，故掌医之政令。言‘聚毒药以共医事’者，谓所有药物并皆聚之，以供疾医、疡医等，故言‘以共医事’。”^{[20]107} 医师是众医之长，负责政令方面的工作，并且掌握所有药物，以供其他医生使用。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20]109}，《周礼》卷四：“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20]79}也就是说，食医主要负责周天子日常食用的谷物、家畜、酒水等饮品、肉制食品、酱料以及八种采用不同制法制作而成的珍贵食物。“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20]109} 食医要根据四季气温去调节食物的温度，饭食宜温，羹宜热，酱宜凉，饮品宜寒。食物的味道也要根据季节的变化来进行调节，春季多用酸味，夏季多用苦味，秋季多用辛味，冬季多用咸味，而且要用柔滑甘甜的调料来调和。“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菰。”^{[20]110} 这是说，食医要根据食物的苦、甜等不同味道以及温、寒的不同属性来进行合理的搭配。这体现出以食养生的思想。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贾公彦疏：“云养者，但是疗治，必须将养，故以养言之。”^{[20]110} 体现了治疗与将养并重的指导思想。疾医主要是针对不同季节流行的“疠疾”，如“春时有瘨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等，负责诊治头痛病、疥疮、疟疾、咳嗽逆喘等季节性疾病。要“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郑玄注：“五味，醯酒饴蜜姜盐之属。五谷，麻黍稷麦豆也。五药，草木虫石谷也。”可见疾医是通过食物、药物的搭配对病人进行治疗和护养。最后“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根据病人五脏所出之气、言语音

声以及面色来判断病人患病的严重程度。“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20]110-113} 病人九窍的开闭和九藏的变化也是判断疾病严重程度的重要依据。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副杀之齐”，郑玄注：“肿疡，痈而上生创者。溃疡，痈而含脓血者。金疡，刀创也。折疡，腕跌者。”贾公彦疏：“祝，注也。注药于疮，乃后刮杀。而言齐者，亦有齐量之宜也。”也就是说，疡医负责医治肿疡、溃疡、金疡、折疡这类外伤，将药注入伤处，而后除去脓血、腐肉等。治疗这种疾病，还需注意适宜的剂量。除了用药之外，还需要考虑五味的作用，要“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五毒”，郑玄解释为“五药之有毒者”，“以五毒攻之”即将五毒之药进行搭配，注入伤口进行治疗。郑玄认为这里的“五气”应为“五谷”，五谷、五药、五味如前文之解释，不再赘述。又提到“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20]115-116}，这说明古人认为在用药治疗疾病的同时，针对不同的身体部位，需要采用不同味道的食物来养护，以期达成更好的效果，这体现出食疗养生的思想。因此，食物的日常合理搭配，食物与药配合以养护身体、对不同季节流行病的治疗、对外伤的治疗等内容都属于医疗。

后世关于医疗方法和医者分类的记载更为多样。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禁经上》对医疗之术进行划分时指出：“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术也。”^{[21]440} 说明针灸、禁咒、符印、导引都属于医疗之法。《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在对太医署进行介绍时，也介绍了医生的类别及其职责，其记载亦有参考价值：“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丞为之贰。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22]409} 太医署分别设置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医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22]410} “体疗”相当于内科，“疮肿”相当于外科，“少小”相当于儿科，“耳目口齿”相当于现在的五官科，“角法”则相当于现在的“拔罐”疗法；针博士“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沈、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写(泻)之法”^{[22]410}，主要掌握针灸的方法。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以

除人八疾：一曰风，二曰寒，三曰暑，四曰湿，五曰饥，六曰饱，七曰劳，八曰逸。凡人支、节、府、藏积而疾生，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留，外邪不入。若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22]411}。按摩博士掌握导引方法，可以治疗八种疾病，还可以治疗跌打损伤。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祓除邪魅之为厉者”^{[22]411}。咒禁之术被用来祛除邪魅，这种方法更近于早期巫医疗法，在唐代并不属于主流，《旧唐书·职官三》记载了各科的学生人数，“医生四十人”“针生二十人”“按摩生十五人”“咒禁生十人”^{[19]1876}，可以看出，学习咒禁的人是最少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唐代尚食局中也配备有食医，负责进行合理的膳食搭配：“食医八人……若进御，必辨其时禁。春肝，夏心，秋肺，冬肾，四季之月脾王，皆不可食。”^{[22]1864}食医根据季节的变化调整食物的搭配，使得营养更加均衡，以此养护人的身体。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医疗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既包括对疾病的治疗，也包括对身体的日常调理，涉及外科、内科等多个方面，食疗、导引、针灸甚至咒禁、符印都属于医疗的范畴。

其次谈谈典籍所见医疗内涵。医疗的内涵不仅涉及物质层面，还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并且包含着对人的情志的调和。对人的治疗常被引申为对政治的治理。《汉书·方技略》将方技分为医经、经方、房中和神仙四类。医经是指与疾病治疗相关的医学理论，经方即用药处方，房中主要指夫妻生活之道，神仙是养生延命的长生之术。“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23]1780}这说明《方技略》中讨论的问题，都与人的健康、养生及长生有关，并且疾病和医疗都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医疗的内涵被提升到了国家政治层面。这一传统可追溯至“太古”，可谓源远流长。

唐代僧人道世撰《法苑珠林》，也体现了医疗与政治的联系，此书卷第九十五《病苦篇》专门设立“医疗部”：

夫人有四肢五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之喘，竭而为焦。

故良医导之以针石，救之以药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也。^{[24]2739}

这段话提到人生病之后，医生用针石、药剂来进行治疗，并且最后还指出圣人用“至德”和“人事”来使异常的情况得以平息，以疾病和灾祸并列，说明疾病的医治和以道德消除灾祸相关。

对人的情志的调和也是医疗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医学将人的情绪变化视为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7]31-33}。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道林养性第二》中也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此十二多不除，则营卫失度，血气妄行，丧生之本也。”^{[25]576}可见，人的情绪直接影响生命的健康状态，因此医疗并不仅仅局限于身体，人的情志的调和也属于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用药第六》说：

或曰：“古人用药至少，分两亦轻，瘥病极多；观君处方，非不烦重，分两亦多，而瘥病不及古人者何也？”答曰：“古者日月长远，药在土中，自养经久，气味真实，百姓少欲，禀气中和，感病轻微，易于医疗。今时日月短促，药力轻虚，人多巧诈，感病浓重，难以医。”^{[25]14}

作者借他人之口提出一个问题：古时候的人很少用药，即使用药，分量也不多，但是痊愈的人很多。现在的人用药不是不多，痊愈的人却很少，这是为什么？孙思邈认为这不仅是因为古时候药物在土中生长的时间长，药力强劲，更重要的原因是古时候的人少欲，现在的人狡诈，所以患病的严重程度不同，医疗的难易也就不同。人的情绪变化也被引入医疗活动当中，成为判断患病严重程度的重要依据。

《法苑珠林》中举经书《增一阿含经》中的例子：“若风患者，酥为良药，及酥所作饭食。若痰患者，蜜为良药，及蜜所作饭食。若冷患者，油为良药，及油所作饭食。是谓三大患，有此三药治。”^{[24]2739}对身体患风、痰、冷三种病的人，可以用酥、蜜、油这三种药来医治，这是身体上的疾病。后面又提到：

如是比丘亦有三大患：一贪欲，二瞋恚，三愚痴。然有三良药治：一若贪欲起时，以不净往治，及思惟不净道。二若瞋恚大患者，以慈心往治，及思惟慈心道。三若愚痴大患者，以智慧往治，及思惟因缘所起道。是谓比丘有此三大患，有此三药治。^{[24]2739}

贪欲、瞋恚、愚痴都属于人不良的情志，也被视为疾病，相应地，这类疾病的治疗，就不能只靠药物，而必须从精神和心理方面对症下药。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医疗机构在对医者进行分类时，根据医治的内容以及方式，将医者分为治疗流行病、治疗外伤、掌握食疗、针灸、按摩、禁咒等治疗与养护之法等类别，这也是中国古代“医疗”的具体范围。从中国古代典籍对医疗的描述来看，医疗不仅与生理疾病的治疗有关，也包含对人的情志的调和，甚至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

三、古今交汇下的“医疗”与“医疗书写”

在医疗史方面，医疗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如于赓哲指出：“医疗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活动，有人的主观性因素在起作用，并且与当时、当地文化背景息息相关。”^[26]在文学方面，学者们注意到文学中的医学内容，如陈贻庭将产生于古代社会的与中医药有关的作品统称之为“涉医文学”。这个概念指的是“所有内容或形式上涉及到中医药的作品，既包括以疾病医药、养生保健为题材，或创作内容涉及医药知识的作品，也包括那些以中医药名词术语为语汇而写成的作品”^[27]。陈贻庭认为“涉医文学”应被分为专以中医药为题材或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含有医药情节或细节的作品、以中医药为比兴、抒情对象或说理工具的抒情诗、说理散文和寓言故事等、以中医药名词术语为语汇创作的作品等。

叶舒宪倡导的“文学治疗”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论题。他在发表于1998年的《文学与治疗——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28]和《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29]两篇文章中，提出了“文学治疗”这一命题，并指出：“文学是人类独有的符号创造的世界，它作为文化动物——人的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园，对于调节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消解内心生活的障碍，维持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培育和滋养

健全完满的人性，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8]他充分肯定了文学的治疗功能。1999年，叶先生主编出版《文学与治疗》，2018年又推出该书增订本^[30]，书中对文化心态、文化病理方面的相关问题、文学的精神医学原理、文学与治疗的个案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此外，武淑莲、章米力等多位学者也发表过关于文学治疗研究的成果^[31-32]。文学治疗也是医疗书写研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从古今对医疗内涵的理解和研究可知，“医疗”的基本含义是治疗疾病。在此基础上，与疾病预防有关的各种医学活动和生活措施，与疾病疗愈有关的各种治疗和康复手段（包括巫医等），与益寿延年有关的各种身体修炼之道，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原话概括，即是“生生之具”，是护养个体生命的所有思想、方法和技术。涵盖了个体生理和心理，以及与生命健康相关的社会、文化、人际交往等多方面的内容，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医疗”有很大的不同。凡围绕上述内容展开的文学叙事、情感表达，构建的文学意象，新创的文学修辞等融中医药养生学与文学为一体的文学表现，皆可视为“医疗书写”。这一概念虽以疾病为中心，但又远远超出了疾病的范围，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它与“文学治疗”及“医疗文学”的关系，应是古代文学研究值得关注的论题。限于篇幅，在此不拟展开，当另文探讨。

参考文献：

- [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3] 邬国义，胡果文，李晓路.国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4] 王念孙.广雅疏证[M].张其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
- [5] 俞樾.群经平议[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 [6] 王筠.说文句读[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 [7] 崔为.黄帝内经素问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9] 黄怀信，张懋容，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10]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1]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2] 释玄应,释慧琳,释希麟.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M].徐时仪,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3] 李克光,等.黄帝内经太素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 [14]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5] 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6]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7]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8] 佛光大藏经·法华藏[M].高雄:佛光出版社,2009.
- [19]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0]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21] 孙思邈.千金翼方校释[M].李景荣,等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 [22] 李林甫.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24] 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25] 李景荣.备急千金要方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 [26] 于赓哲.唐代医疗与社会及其相关问题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3.
- [27] 陈贻庭.试论古代的涉医文学[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 [28] 叶舒宪.文学与治疗——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J].中国比较文学,1998(2).
- [29] 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J].文艺研究,1998(6).
- [30] 叶舒宪.文学与治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31] 武淑莲.文学治疗作用的理论探讨[J].宁夏社会科学,2007(1).
- [32] 章米力.疾患的表达及文学治疗的生命力[J].百色学院学报,2013(3).

Discrimination of “Medical Treatment” and “Medical Writing”

LIU Huairong¹, LIANG Zhixian²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2. Organ of the CPPCC of Shijiazhuang City, Shijiazhuang 05001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edical writing” in literature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 circles, but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related concepts among scholars. In terms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early use cases of “medicine” and “treatment”, the connotation of “medical treatment”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words mainly refers to “treatmen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division of doctors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medical connotation seen in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modern scholars, we can grasp the specific meaning of “medical treatment” better and re-examine “medical writing”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care.

Key words: literature; medical treatment; medical institution; medical writing; medical literature
(责任编辑 陇右)